

焦祖尧文集

1

长篇小说卷

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

焦祖尧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焦祖尧文集

1

长篇小说卷
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

·焦祖尧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焦祖尧文集·长篇小说卷.1. 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 / 焦祖尧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378-4123-8

I. ①焦… II. ①焦…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5170 号

-
- | | |
|------|-------------------------|
| 书 名 | 焦祖尧文集·长篇小说卷 1·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 |
| 著 者 | 焦祖尧 |
| 责任编辑 | 史晋鸿 马 峻 陈学清 |
| 装帧设计 | 翰正文化传媒 |
-
- | | |
|-------|--|
| 出版发行 |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
| 邮 编 | 030012 |
| 电 话 |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571328 (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
| 传 真 |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
| 网 址 | http://www.bywy.com |
| 经 销 商 | 新华书店 |
| 印刷装订 |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
- | | |
|-------|------------------------|
| 开 本 | 890×1240 1/32 |
| 总 字 数 | 3278 千字 |
| 总 印 张 | 123.75 |
|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4 年 7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378-4123-8 |
| 总 定 价 | 480.00 元 (全 9 卷) |



1981 年

焦祖尧 1936年出生,江苏省武进县人。1955年毕业于苏南工业专科学校汽车发动机制造专业,被分配到大同国营616厂任技术员。1961年调大同市文联任秘书长,开始深入煤矿生活。粉碎“四人帮”后,任大同市文联副主席。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调省作协任副主席,1984年兼任党组副书记。1988年被选为省作协主席,并任党组书记。是中国作协第四、第五届主席团委员。1986年当选为第五届中共山西省委候补委员,1991年当选为第六届中共山西省委委员。是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为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代表。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1957年在《火花》发表小说《两个年轻人》,从此步入文坛。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跋涉者》《飞狐》;中篇小说集《魔棒》,中短篇小说集《复苏集》《故垒西边》;短篇小说集《故事发生在双沟河边》《春天在榆树堡》《在阳光下》《光的追求》;长篇报告文学《黄河落天走山西》《大运亨通》《云帆高挂》,报告文学集《火·犁·人间和明天》《焦祖尧报告文学集》;散文集《那人的履痕和远方》。短篇小说《时间》1966年在《收获》发表后,先后收进《短篇小说(1949—1979)》《中国新文学大系(短篇卷)》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归去》被收入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中篇卷)》。作品被翻译成英、法、俄、日等文字。曾获首届“人民文学奖”,一、二、三届《当代》文学奖,《人民文学》优秀小说奖,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全国长篇小说“乌金奖”,山西省文艺创作金牌奖,“赵树理文学奖”一等奖;八集电视连续剧《大树临风》(与人合作)获“飞天奖”、第十八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中篇小说《归去》改编的电视剧《吴福的故事》获“飞天奖”,四川国际电视节“最佳故事片提名奖”等。



母亲 82 岁时



11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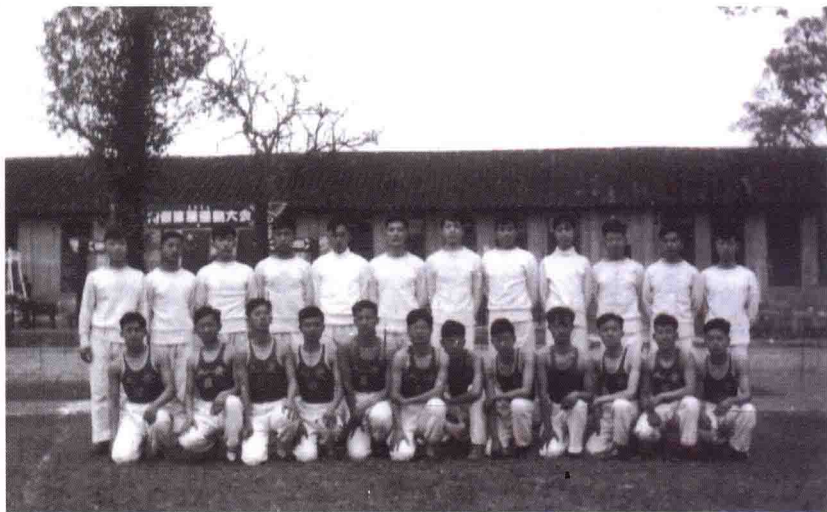
14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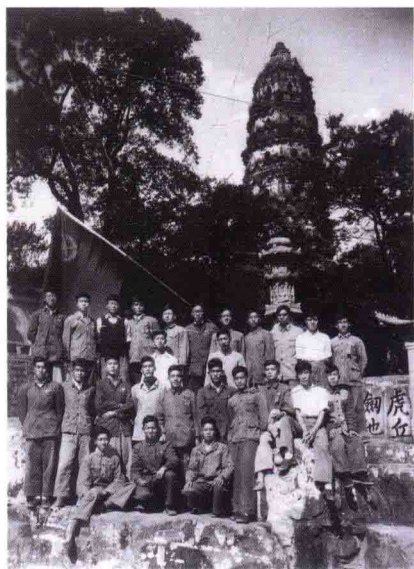
18 岁



20 岁



1955 年苏南工专就学时班级篮球队(前蹲左五为作者)



1954 年在苏州虎丘过团日
(前排站立者右四为作者)



2008 年在天津

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4
第三章	033
第四章	045
第五章	058
第六章	066
第七章	080
第八章	095
第九章	106
第十章	119
第十一章	135
第十二章	148
第十三章	160
第十四章	168

第十五章	187
第十六章	202
第十七章	220
第十八章	238
第十九章	252
第二十章	269
第二十一章	283
第二十二章	307
第二十三章	323
第二十四章	340
第二十五章	348
第二十六章	358
第二十七章	369
第二十八章	393
第二十九章	407
第三十章	418
第三十一章	432
第三十二章	440
第三十三章	452
第三十四章	469
第三十五章	493
第三十六章	501
第三十七章	507

第一章

雁门关外，有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

说它古老，是因为据史书记载，远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北魏拓跋氏就在这里建都，役使数万劳动人民，开凿了艺术精湛、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的石窟群。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横亘在这个城市西北的逶迤起伏的山头上，至今还留存着一朵朵烽火台；夕阳残照中，耸立的烽火台就像一个个持戈执戟的武士，威武地挺立在群山之巅。说它年轻，是因为解放以后，这个城市以极快的速度改变着旧的面貌。石窟群的对面，一对对现代化的矿井建设起来了；在城郊，一座座大型工厂从平地拔起；昔日狐兔出没的地方，铁路、公路像蛛网般交织；钢铁的轰鸣声，代替了过去的马嘶狼嚎。在市区，高大建筑的红墙灰瓦，和古老寺院的飞檐琉璃相辉映；林立的烟囱使坚实的城堞一下子变矮而失去了威仪；古色古香的鼓楼上，筑巢而息的各种鸟儿，因为受不了宽阔水泥马路上汽车喇叭声的刺激，离开了故居；惯于在那些古建筑的斗拱中栖身的蝙蝠，夜晚在一片白亮的灯光中也捕捉不到什么食物而流徙他方……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一隅，都可以看到古老的陈迹和现代的建设，和谐地并存着、鲜明地对称着。这种并存和对称，使人感到一种源远流长的蓬勃生机，显示出这个城市无限茁壮的生命力。

华新动力机厂，就坐落在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东北方向。这

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投产的内燃机工厂，生产载重汽车发动机和小型船舶发动机。厂区约摸有三平方公里面积，被一条直通市区的柏油马路切开：南边是工厂，北边是生活区。生活区又被一条南北方向的小河，分隔成两半：河西是一大片鳞次栉比的平房，河东是二十几栋三层楼房。在第三栋楼房的二层上，住着华新动力机厂总工程师叶赋章一家。

叶赋章早年丧妻，身边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工厂产品设计科的技术员叶琪。父女俩和一个远房堂姐——叶琪称她姑姑，设计科的青年人称她叶姑——住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有四个大小不等的房间，还有厨房、卫生间、储藏室和阳台。阳台在叶工程师书房外边，书房里是他的卧室；对面两间住着叶琪和她的姑姑。

叶赋章早年留学英国，后来又转到德国，是专攻发动机的。但他在业余生活里却有着广泛的爱好：喜欢种花，喜欢照相，喜欢下围棋，还喜欢弄弄诗词。他已经五十五岁了，看上去还不算苍老。偏高的细长身材，清瘦的脸庞，由于下颏比较宽，所以两颊的颧骨并不显得突出。因为青壮年时期有过一些坎坷的遭遇，加之常年用脑，头发疏朗朗，所剩无几，而且已经半白了。他不戴眼镜（因为散光，写东西的时候倒是例外），所以从那虽然到了老年仍然显得很秀气的眼睛里，可以更直接地看到这个人的坦率和纯真。出门的时候，他喜欢穿一套半新的蓝斜纹布中山服；但在家里，却喜欢换一件西服上衣。这并不为了显示一种派头，而是因为这种衣服穿上去脱下来都比较随便：不过是两三粒纽扣嘛，扣上一两粒就可以了，不扣也没有关系。这已是他的一种老习惯了，并没有想到要去改变它。

自从四年前叶琪在上海大学毕业来到身边后，叶赋章的生活里就不觉得有缺憾了。近年来，叶赋章发现自己的生活渐渐变得有规律起来：除非有什么特殊情况，他总是在晚上 11 点入睡，早晨 5 点半起身。漱洗完了，他就到阳台上去呼吸呼吸早晨的新鲜空气，舒展一下筋骨，然后给盆花浇水、整枝。他有一盆不知名的草木花，是一位朋友

早年从南洋带回来的。这种花的衍生能力很强,摘下只有两三片叶子的一截头枝,往泥土里一插,浇些水就能活,而且很快会开出一种粉红色的、香气四溢的小花来。现在,这种花草已经在许多人家的窗台上抽枝、开花。叶工程师这盆花,放在他的书架上;花盆是地道的宜兴货,赭红色,侧面雕有一幅古画《独钓寒江雪》,既古雅,又朴素。三个书架上,放满了中外文书籍。他从阳台上回到屋子里,就动手收拾书架,掸掸灰尘,排排整齐。收拾完了,叶琪就会给他端来一杯牛奶。叶工程师总是一面喝牛奶,一面翻着最新出版的国内外技术杂志和报道资料。等到叶琪吃完早饭,工厂的广播室开始播送工前广播操的音乐了,父女俩便一同出门去上班。这时候,女儿总是给父亲提着放资料的皮包,并排地走在通向办公大楼的那条水泥马路上……

今天是星期天,叶工程师照旧在5点半就起身了。他从阳台回到屋子里,收拾好房间和书架后,端牛奶来的不是女儿而是他的堂姐。因为今天设计科的青年人到刘家洼公社水渠工地上过团日,叶琪带了点干粮,一早就走了。父女俩不在一起过星期天是不多的;女儿不在家,叶工程师喝完牛奶,就审阅一份技术文件。

这是一份落实全厂第四季度生产任务的技术措施计划。近年来,工厂党委带领全厂职工,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工厂的生产能力一年中就增长了百分之二十。现在,1959年的秋天,中央号召继续开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意气风发地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工厂党委认为,要继续开展“双革”运动,必须踏踏实实地解决前一段运动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首先要解决技术和管理上的薄弱环节,为此,有关技术科室制订了这份技术措施计划。作为全厂生产技术的总负责人,叶赋章需要认真审阅并签署这份技术文件,才能付诸实施。

叶赋章神情专注地工作着,忘记了和这份技术文件无关的一切。

斜对面的小屋子里,叶姑正在给她堂弟的一件衬衣翻领子:把破的一面翻到背后去,好的一面翻过来。叶赋章是一个乡村蒙馆先生的



儿子,父亲从小教育他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现在,虽然家里经济情况很不错,但他生活上却一贯很俭朴。

叶姑缝完了衬衣领子,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轻轻走到厨房里,倒了一杯白开水,放在一盆冷水里凉了凉,然后端起来,轻轻走到堂弟的屋子里。

“赋章,该吃药了。”

叶赋章“唔”了一声,侧过脸来,用感激的眼光看了堂姐一眼。他的胃不大好,医生嘱咐要按时服用“胃舒平”,但他工作一忙,常常忘了服药;多数情况下,需要堂姐和女儿来提醒。

老工程师打开抽屉,从瓶子里倒出两片白色的药片,就着温温的开水,一口吞下去。又伏在桌子上,工作起来。

老太太没有走开,她站在堂弟背后,眼光落在老工程师半白的头发上。她知道不应该打断他的工作,但禁不住要说几句:

“赋章,大礼拜天,你就不能休息上半天吗?”

叶赋章转回头来,淡淡地一笑:“阿姐,你回屋去休息吧!我事忙。”说完,又转回头去,继续工作。

叶姑知道自己的劝说是不起作用的,轻轻地叹了口气,挪步想走,不知怎么又冒出了一句:

“阿琪今天去劳动,连副手套也没带。”

叶赋章这次没有回过头去,只是随口应了一声:“农村里的人劳动,不戴手套,阿姐!”

老太太惭愧地笑了。她是从农村里出来的,怎么不知道这一点呢?她这样说,不过是出于对侄女儿的疼爱罢了。

叶姑出去不久,电话铃响了。

叶赋章拿起电话,一听对方的声音,忽然高兴得哇哇叫喊起来了:

“是你呀,老刘!……什么时候回来的?……给我带回什么了?……一副担子?哈哈!……老骨头了,压不塌吧?……我去你那儿怎么样?……你来?好!现在就来,快点来!”

他放下电话，手忙脚乱地打开书柜子，拿出一罐筒装的香烟，一筒平时舍不得喝的茶叶——一个老朋友送给他的“碧螺春”。他又急急忙忙走出屋子，连声喊着：“阿姐！阿姐！”

叶姑闻声走出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阿姐，老刘回来了，一会儿就要来，给他弄点什么吃的？对了，上次我出差带回来的苏州芝麻饼，还有一点吧？”

叶姑松了口气。原来是老刘回来了，你看这五十来岁的人，高兴得变成个小孩子啦！

“芝麻饼还有；我再熬点绿豆汤。”老太太很高兴，老刘一来，堂弟就可以休息休息了。

老刘叫刘之毅，是华新动力机厂的党委书记。十来天前去省里开会，今天刚回来，就要来看总工程师叶赋章。

六年以前，叶赋章为了支援新厂建设，从上海来到这个塞外古城，就和刘之毅一起工作。几年来，他们在工作中互相了解，建立了一种深厚的同志情谊。老工程师曾经感叹地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他把党委书记奉为知己，特别珍视他们之间这种真诚的情谊。

叶赋章没有心思再钻到那份技术措施计划里去了。刘之毅走了十来天，老工程师经常想念他。现在他回来了，而且给自己带回了一副担子，那一定是个新任务！

叶赋章在屋子里踱着步，他兴奋地猜度着：党委书记带回的是什么新任务呢？

他一边踱，一边谛听着外边，希望听到楼上传来熟悉的脚步声。

他等待着，心情激动，还有点焦躁不安，就像战士等待去前线的命令。

在不安的等待中，脑子里忽然跳出来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两句诗：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



这两句诗，正是他眼下心情的写照。

叶赋章难为情地笑了。一向沉着稳重的老头子，怎么也会像毛毛躁躁的小伙子那样沉不住气呢？

楼道里终于传来了他熟悉的脚步声。

叶赋章急忙走出屋去，把门打开。

刘之毅提了个旅行包，笑眯眯地站在门口。

“出去十来天，也不写封信来！”叶赋章劈头责怪道：“站着干啥？还不进来？”伸手就去提刘之毅的旅行包。

“让我喘口气嘛，老叶！”刘之毅笑着说，“我从老柴家里出来，就直奔府上，真是马不停蹄啊！”

“还没回家？”

“回了家再来看你，越发要挨骂啦！”

两人一边说，一边进了叶赋章的书房。

叶赋章刚把刘之毅按在沙发上坐下，叶姑就提了水壶进来冲茶：“老刘回来啦？”

“您好啊，叶姑！”刘之毅从沙发上站起来，和青年人一样用“叶姑”来称呼老太太。

“你总和我那么客气干啥？坐下，快坐下！”叶姑一面冲茶一面说，“老刘，出门十来天，回来也不先回家，我不赞成你。”

“这还挨骂了呢！”刘之毅瞥了一眼叶赋章，“叶琪呢？”

“过团日去了。”

“到哪里？”

“到刘家洼公社的渠道工地。”

“这一下把你这个老头子撇下了！”

“你这不是来和我做伴了吗？”叶赋章从铁皮筒里取出一支烟递给刘之毅。

刘之毅吃惊地说，“这筒烟你还没有抽完？”

“留着慰劳挨骂的人嘛。”叶赋章笑着说，又端来了一碟苏州特产芝麻饼放在刘之毅面前。

“这可是好货，又脆又香。”刘之毅说着，抓起一块就咬。

叶赋章拉过一张凳子，在刘之毅对面坐下：“老刘，这次开会有什么新精神？你不是说给我带回了一副担子吗？快说说，看我能不能挑起来？”

“急什么呢？等我吃完再说不行吗？”说话间，刘之毅已经啃完半个芝麻饼，忽然想起了什么，放下另半个饼子，打开旅行包，取出一个古装人物的彩釉瓷像。

“给你带回这件礼物，喜欢吗？”

“啊，祖冲之！喜欢，太喜欢了！”叶赋章拿起祖冲之的彩釉瓷像，很尊敬地端详着，感叹道：“我们这位老祖宗实在了不起呀！世界上第一个计算出圆周率‘ π ’的近似数值，不就是这位老先生吗？而这已是距今一千五百多年的事了。我经常想，作为他的子孙，我们应当——”

“应当更有作为！”

“对，应当更有作为！”叶赋章把祖冲之的瓷像恭敬地放在书桌的正中间，久久凝视，沉思不语，仿佛在同这位古代伟大的科学家会心交谈，忘记了有客人在旁边。

“这芝麻饼挺好吃。”刘之毅笑着说了一句，把老工程师拉回到现实中来。

“噢！那你就多吃点。”叶赋章醒悟地一笑，又把碟子向刘之毅面前推了推，“我是‘寂然凝虑，思接千载’了！”

“你是神思万里啊，叶老总！”刘之毅笑着说，“如果你不搞发动机，到大学里去教教古典文学，讲讲诗词，你的成就不一定在那些知名学者以下呢！”

“不，不，”叶赋章连连摇手，“我这一辈子，注定要和发动机打交道；搞文学，我可不是那块料。寻找一个参数，推导一个公式，我可以在书堆里钻几天；要是为了一个词或一个字去呕心沥血，‘吟安一个

